



海虞文苑卷之十五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序

虞山遊詠圖序

張著

常熟治去西北若干步爲海虞山山行若干步爲東南  
前峰又若干步爲維摩嶺由是躡重巒踰疊巘西亘十  
餘里峻極拂水晶然後漸趨于平壤焉且長江大湖映  
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煙雨間其狀蓋與羅浮匡  
廬相爲髣髴觀者徃徃愜于所遇獨予以羈旅未獲造  
之去年冬十二月廿又五日海陵李君克敏來游遂率

海虞文苑 卷之十五  
所知者凡六人相與具杖屨取山徑訪招真仙館登望  
湖亭弔仲雍故丘謁龍母祠旁及仙姑水簾諸洞逍遙  
空青寒翠之外始盡得其形勝既而退集周鍊師山房  
行酒賦詩君以山中古蹟命題會席前有萬年枝翹翠  
可愛遂取古人好風吹動萬年枝之句各探一字爲韻  
詩旣成友人陸子善氏顧謂予曰諸君多江海之士是  
集不易得也願寫山爲圖附詩其上以識其事子其序  
之子聞晉永和九年羣賢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列坐  
曲水一觴一詠放浪形骸之外右軍王羲之爲記錄其  
所述一時風流詞翰至今以爲盛譚每誦其文竊慨寥

寥千載之下無復能繼之者曾謂斯游敢以晉人風度  
爲比哉然是圖也青山白雲他日異域時一展玩某水  
某丘如在吾目某題某詠如見其人視晉諸公所以興  
懷陳迹將不獨出其闕典歟衆曰然于是作虞山遊詠  
圖序

和唐詩正韻序

張洪

襄城楊士弘集唐首行于世其論次以初唐爲始音盛唐爲正音晚唐爲遺響然初唐尚有六朝氣習體制未純盛唐則辭氣混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晚唐則有意于奇語雖艱深意實短淺就唐音中此三等之異就三等中文人自爲異大抵盛名之下無虛士名之盛者其言工自餘互有得失永樂初嘗見朱中書季寧先生手抄五百家唐詩凡語意精良者已傳于世其不傳者可畧也今人學唐者多以三體爲法律詩貴乎敦厚渾融過巧則失之流麗絕句則貴乎字少意多淺近則失之

忽畧誦之皆能使人歆動有風人之體特所感有淺深  
邪正之不同耳吾方致思于其間將求其善者爲之師  
而未能窺其奧監察御史張楷式之學優德贍心平氣  
和將托聲詩以觀已志摘唐音中律詩絕句盡和之里  
生錢昌錄以示余三復之餘得其詞意卽予所謂辭氣  
渾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者也上無六朝氣習下無晚  
唐流麗得正音之體製者也凡予致思而未得者皆能  
洞發其奧蓋以已之志意醇酢感唐諸名公雖不能一  
一模範之要之自然一家之言可尚也已若欲刻意求  
勝則不出于自得也然美珪玉者必有溫潤之氣佩椒

蘭者必有酷烈之氣曾謂和唐詩者無唐人之氣習乎  
有以予言爲不然讀質之思庵公云正統二年秋九  
月九日致行在翰林院脩撰同脩 國史事承務郎東  
吳張洪序

重刻素問抄序

桑悅

素問乃先秦戰國之書非黃岐手筆其稱上古中古亦一左証玩其詞意汪洋浩汗無所不包其論五藏四時收受之法呂不韋著月令似之其論五氣鬱散之異董仲舒郭景純敘五行災異祖之其論五臟夢虛所見之類楞嚴經說地獄倣之論氣運則可爲曆家之準則論調攝則可爲養生者之龜鑑擴而充之可以調和三光燮理陰陽而相君之能事畢矣又豈特醫而已耶使學醫者玩其詞而得於心庶能窮造化之源察風氣之異有以知病之所由感操其機行不迷窺其奧入可蹈尚

何病之不可治哉是書流傳既久簡編脫畧唐王冰亦常是正但頭緒紛拏指歸無的元儒醫朱丹溪始集爲天地陰陽等日以類相從約繁就簡名曰糾畧近世良醫滑君伯仁又鈔其書自藏象心脾氣脉之屬乃細分條理最便觀覽不可謂無功於醫者湘江大叅表親周君近仁先以母宜人多疾篤意攻醫弟近德得伯仁之書於外家張以平處蠱侵鼠啣曾魚亥豕不能成篇因補其闕畧辨其訛謬手自圈點遂爲善本以呈其兄已而近德物故近仁痛其形容之莫覩而手澤之尚存廼捐俸繡梓以廣其傳謂余有親親之誼知近德爲悉宜

爲之序昔唐陸敬輿以內相外謫惟閉門集古醫方數十卷蓋陰寓澤物之意也近德資稟豪邁讀書力學孝友之行無媿涪翁幹蠱接物曲有條理少以葩經領鄉薦屢舉進士不第方謁選銓曹雖未見之設施識與不識者皆知其有拯物之才豈意天不假之以年竟賫志而歿所有傳者正賴是書之不泯不可悲夫雖然歐陽子有云脩之身矣不見之行事可也近德既有脩身之實而余又揭之以傳不朽若然則吾近德果真亾而與鳥獸艸木同漸滅者倫歟否歟千載而下欲知近德之行事當於其畱意是書而求之

韻學集成序

桑悅

練川章先生名黼字道常別號守道平生隱居教授不求聞達著韻學集成十三卷凡收四萬三千餘字每舉一聲而四聲具者自爲帙二聲三聲絕者如之仍別爲直音篇總考其字之所出前此未有也先生沒後十餘年其子冕將鋟諸梓時閩陽吳公克明適以名進士爲茲邑令一時大夫士咸祈其成吳公難之曰洪武正韻一書華江左之偏音美矣盡矣萬世所當遵守者也奚他贅爲僉曰是韻正所以羽翼 聖制也古今以韻名家者不一廣韻梁棟也韻會榱桷也我 朝正韻一書



擇衆材而脩正之廣居成矣茲又益之以龍龕諸韻外  
衛之以城郭內實之以奇貨覆庇後學之士不淺淺也  
且正韻之脩 太祖高皇帝運其成規授之宋濂輩以  
竟其事觀 大聖人之制作誠越千古而無間然矣帝  
王以萬世之才爲才有臣於數十年之以濂自擬克遵  
舊規少加張皇亦何猶哉疑釋已遂募好事者經營其  
費適 欽差提督水利湖江按察僉事吳公廷玉案臨  
茲邑又力贊之人樂於助不數月訖工僉求余言弁諸  
首先儒有言爲文宜畧識難字南山詩三都甘泉等賦  
誦之多籍人舌弗克爲伸果字有異哉人異其字也是

韻一出向之商敦周彝化爲竹根康瓠入耳不鬼入目  
不懾何其快哉雖然字從何起乎起於聲韻也厥初天  
地未生聲韻具於太極天地旣判聲韻寓於天地一陽  
之復聲韻萌也四陽之豫聲出地也聲韻旣生形象亦  
著蒼頡之制字不過因其迹耳然制其一遺其十理之  
必然也千古而後惟邵子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經世  
書以天聲唱而地音和之天聲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  
閉如多可个舌是有其聲而有其字者也古甲九癸是  
有其音而有其字者也然開宰愛下之○爲入聲古內  
仰下之口爲閉音其○其口有其聲有其音有其字哉

沈無其字吾不得而悉字之邵子不得而悉字之蒼頡  
分不而悉字之也而其聲與音終不亾也寄之喙焉喙  
相禺寄之竅焉竅相於或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  
成之字者乎極而至於●於■然後去天地之體并聲  
音與字俱無而復歸於太極矣執其園則律呂之原在  
我由是精神通造化智識侔鬼神實易易也嗚呼非知  
道君子孰能識之學者能盡識先生已韻之字而復求  
大韻書於天地間則有得矣先生得於天者厚獲上壽  
乃終其著是韻也苦心焦思積三十餘年始克成編不  
得吳公爲令而傳之又將付之烏有豈不深可惜哉天  
之暫屈吳公所以永伸先生也吳公文章學行俱醇  
小試爲令愜以六事自責以公生明以廉生成邑用  
大治此特其一舉手投足者云

金文靖公北征前後錄序

桑悅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  
二臨江金文靖公實當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錄江右  
大叅徹庵舒城秦公崇化既自爲之序復命予伸之以  
言俾龍泉令嘉興姜君學夔鑿梓以傳不朽予曰自古  
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  
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強胡謂之湯師湯師  
者挫隋煬帝唐太宗討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荒  
師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勦自是而後若宋太宗  
財力未贍卽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師則不支至我

海虞文成 卷之五十五  
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  
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摘蘖芽沙漠永清謂  
之繼武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  
予嘗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文 悍逐虜之跼危  
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險要經  
練已熟而於焚龍城犁虜塞之策悉已素定於胸中且  
以正興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文  
靖藝營宿將白戰無前是錄之成當代絕筆百年承平  
邊塵不驚於是乎驗誠使伊傳居禁中頗牧在邊陲而  
又脩文德以堅中國之防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錄之無  
續也於是乎書

常熟縣志序

李傑

姑蘇爲南都輔郡而常熟其屬邑也倚虞山以爲城環  
江海以爲池實東吳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行其  
物產殷盛若稷秫布帛魚鹽蔬果水陸之珍奇所以供  
國賦而給民用者充然有餘而不資外助自闔閭夫差  
雄據一方虎視諸夏而俗尚豪侈自泰伯子游禮讓風  
行文學化洽而人材彙出是固江南名區非特爲一郡  
六邑之冠而已惜前志毀于宋紹興兵燹自吳通上國  
以來二千餘年故實茫無紀載良可慨也慶元間縣令  
孫應時始一脩之元至正間知州盧鎮又復脩之然文

海虞縣志 卷之十一  
獻無徵遺軼不少若人物一類自漢迄唐寂寥無聞他  
可知已弘治丙辰慈溪楊侯來尹茲邑蒞政之初百廢  
具舉以邑志久不脩輯廼搜典記近取見聞詢遺老  
以正舛訛委文士以司考校于是山經水志之所述陳  
虔敗篋之所藏殘碑斷簡之所寓幾無畱良矣編黍旣  
成謂予爲邑人宜有言以志顛末夫三代盛時九州山  
川記于禹貢天下圖籍掌于職方後世因之而郡國有  
書寰宇有志坤元有錄風土有記皆所以存古證今以  
爲考求治具損益事宜之張本其于從政者不爲無助  
而乃困于溥書期會之繁顧視此爲不急之務宜吾邑  
廢興必有待于通才卓識如楊侯者而後成也侯名子  
器字名父成化丁未進士歷任崑山高平二縣皆有異  
政茲以當道論薦更任常熟其嚮用未易量也

古虞文錄序

楊儀

七檜山人古虞文錄者山人楊儀字夢羽少讀書七檜山房凡所聞見事文屬虞者輒手錄之及山人官水曹守直禁庭居多暇日擇其可傳永久者題曰古虞編令君宛丘沈公君敘尚古好文刻之以傳蓋特其所錄文也虞名數易今曰常熟矣曷不曰常熟而猶曰虞錄通古今常熟古未之稱不可以今名加古也虞古吳之一鄉曷不曰吳而曰虞虞之別於吳自仲雍始吳自太伯而下不復稱荆蠻此其例也錄文曷爲獨於虞山人虞產也境之外非所能謀焉耳錄不獨文山川人物城邑

咸在焉而曷獨以文行文者古人之遺編存焉從而錄之非自我出也若夫山川文物城邑其沿革臧否則非經大賢莫之能定山人既編其全將稅駕謀諸長老而後從事先之以文以見志也然則曷爲錄文不及當今名公作者方秉筆錄尚未敢定也山人自丙戌第進士今且餘十載列職春曹進班大夫爲王臣矣曷爲猶稱山人錄爲山人時編也錄文爲虞曷而繫於山人錄爲山人私編非志邑也山人自結髮知讀書至今所叟羅古今文章爲虞者多矣其所增損刪定乃獨此世固有同志者尚亦諒山人之心哉

### 閱史迂論後序

王舜漁

有虞氏設史官作堯典而史於是乎始史以載事有一事則有一義義必待乎著明之者而論於是乎始凡論者得失同異爭鳴千古其莫若孔子一言以蔽之曰文勝質則史夫以文而勝質則毀譽多失其真幽顯或傳其誤是以篤論君子皆難泯於是非之一念也南湖丁先生壯歲登第選臺察以養母懇辭乞南曹越兩考致仕諫垣交薦銓部覆疏起擢先生高志隱居不出結廬尚湖濱翫對虞山日以撰著爲務每優游几案紬繹諸史而是非一念獨有得於清心格古之意輒援筆成篇



積爲是帙其偉見英詞大抵本之綱常而參之事蹟以求自得師於古良史之遺意呂東萊曰觀史者學問可以進智識可以高方爲有益然則先生之取益於史誠有所謂學問智識者矣先生有經傳臆言其詩賦雜文又有司封藏稿茲不復備論云

戒殺放生文序

嚴訥

蓮池上人少通六藝文成而紙貴洛城長練三車忍證而宗超葱嶺勇披毘黎之鎧瑩握摩尼之珠當經禪暇愍切迷流于尸羅中特申殺戒蓋以血氣之屬莫不有知蛸蠕之倫無非同與充吾惡死之心豈宜戕物體帝好生之德用導昏衢夫惻隱之心人所共具割爓之慘世所易明綢繆種族古今之致常然躡躅喪羣禽鳥之情何異乃蚊蚋嗜膚而生煩砧刀加物而靡恤剗彼膏骨充茲口腹反之于心予仁安在推之于報冤對吳辭旣隨強弱而遞相吞食遂緣償負而長歷輪迴于是如

法苑珠林卷之十五  
來煇慧炬于重幽拯羣苦于八難令斷殺因不纏惡果  
當茲末法久昧微言而禪師條五欲之泥釋三有之網  
于音聲海鼓智願船濟彼胥溺臻于一真猗歟旨哉法  
無分于頓漸入皆不二道靡間于聖凡信爲第一苟能  
循師不殺之戒而諦觀吾起殺之因爲生于霧知之心  
爲發于膚骨之體心本慈悲何因殘害體無覺識寧具  
貪嗔心忘則聲臭有所不知是嗜味者不由于體體寂  
則愛憎無以自起是好殺者不由于心二既無有中何  
從來故知身心本淨習惑妄纏得本淨之妙則此戒不  
由于外鑠解妄纏之蔽則大悲莫遏于中心入三摩提  
成等正覺由于是矣余少聞于輿遠庖之訓已深愛物  
之慈茲覽禪師戒殺之篇益重護生之念遂命兒摹刻  
廣世持流云

博雅堂藏書目錄序

孫樓

余髫不喜美雅嗜文籍暨長而嗜益甚似有僻者乃屈於貲不克致重購者致之猶難吳號文藪學士大夫聚書少亦不減鄴架復富而喜事諸帳中異帙向秘不傳者日托諸棗顧吾邑北奠僻壤或行世良久未獲披觀家自先考功高曾而下故多藏書會中落靡有子遺余生蓋三不遭矣而厥嗜彌堅謂癖也宜間米家船來余先眾以往推蓬恣搜賈亦苦之或赴試薄遊兩都日遨列肆間一覩所未覩輒大呼喜不自禁若一旦獲拱壁恨相遇之晚與之直或倍其索弗恡寧縮衣食費以佐

之期必獲乃已既獲雖劇寒暑必諷之卒業家人曰日  
下春矣可食已夜向闌矣可眠已卽附耳大呼若弗聞  
也者第性亢而氣浮易解之亦易忘之其傑譔秀句犁  
然會心則默誦甚習若涉獵鹵莽則掩卷若遺比再入  
眼如未嘗諷者且方事舉子卽諷無專功焉以故無國  
僑之博而類子長之疎嘉靖庚戌命梓人作鉅櫥六余  
類而疊之計向來貲致并交遊贈遺者殆逾萬卷咸躬  
自讎校手爲裝池錯簡脫幅百鮮一二雖麗謝牙軸而  
陋無絕章視貧士之藏則已過矣嘗誦蘇長公寶繪堂  
記謂尤物畱意終成禍水顧余之嗜與人殊癖於錢癖

於履癖於左氏均癖耳孰清與濁緩與急哉今畜者不  
使棄來者不可期月積歲纍或與七畧四部爭雄長余  
日兀坐其中手披心繹不知人間世更勝此樂否異日  
者子能讀與否不者班諸族班諸友朋或輦而寘之學  
官藏之名山以俟君子罔俾吾書辱非其人越明年辛  
亥孟夏朔樂安文樓木天父書於拱辰堂中 夫經者

聖人之書也尊莫尚焉羣儒闡之亦經之翼也乃錄諸  
經類第一 尚書春秋史之權輿乎

尚書爲紀傳之始  
春秋爲編年之始

經載道史載事有史一而其義昭矣乃錄諸史類第二  
道隱而家處士橫議微言統而衆言興矣其詭於道游

聖門者折之云爾乃錄諸子類第三 古之言簡今之  
 言繁代變人殊枝葉澤而本則瘁矣稽世者慨之乃錄  
 諸文集類第四 三百刪而世難乎詩矣然在心為志  
 匪詩曷宣觀風者猶有取焉乃錄諸詩集類第五 充  
 棟汗牛窮年莫殫故昉列縷析作者勞焉覽者逸焉乃  
 錄諸書類第六 蓋壤之內惟理不朽猗宋鉅儒理藉  
 以闡而士習端矣乃錄理學書類第七 勝國而上粲  
 然陳迹於皇 駿烈匪掌故者曷觀之然有野乘焉畧  
 矣乃錄 國朝雜記類第八 齊諧志怪稗官叢書文  
 之別流也然或理存焉聖人察焉乃錄小說家書類第  
 九 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者方輿之書是也學則博  
 物政則宜民可無觀乎乃錄志書類第十 文為經字  
 為緯同文之治王化攸存藝也云乎哉乃錄字學書類  
 第十一 醫有生人之功焉軒岐蓋始之小道其可觀  
 乎乃錄醫家書類第十二 小用鞭扑中用斧鉞大用  
 甲兵聖王以輔治也不得已而不已也乃錄刑家書類  
 第十三 兵家書類第十四 九流百氏畔道遠而句斷  
 後世有述焉乃錄方伎家書類第十五 西方之教異  
 端之渠魁乎而世儒多惑之火其書嚴矣哉存而不論  
 可也乃錄禪學書類第十六 而道書附之 方則有矩

海虞文苑 卷之十五  
圓則有規文獨無法乎哉而法則盡於古矣其操觚者  
之指南歟乃錄詞林書類第十七 大聖有作典章是  
存吾儕小人遵王之制焉已宸之章令甲疇得而伍諸  
乃特錄制書類而不序 國朝士凡三試乃服官試輒  
有錄文獻焉存乃錄試錄類附焉士以文進時有汚隆  
工拙係之乃錄墨卷類終焉右二錄執文之靡也不以  
上偶羣書故亦不序若經書時義仕宦筌蹄昨以爲妍  
今以爲媿對偶剽竊壯夫恥之雖多不載

壽繆母崔孺人九十序

陳子忠

隆慶壬申六月廿二日繆母大夫人之初度也母年高  
是歲閱九十春秋十矣其子姓先期致酒稱慶於堂下  
表姪施子年家姪陳子章子交往拜焉拜旣受祝母之  
壽與西王母同夫繆本世德代有令人作士標準曾未  
嘗食其報昔者西庄先生以文學發身矣天弗假年乃  
不克爲一學博士君子惜之曰幸哉有子伯子道山先  
生仲子維山先生先後十齡有間而道文麗藻實方駕  
乎機雲競爽一時望形表而景從聆嘉聲而響附者曷  
可數也然而伯也數奇尚垂翼於鷗路仲也命短遂折

角於龍門母氏寧勿寘懷茲者道山先生效張嵎之錯采龔萊子之爛班其將以慰母心乎夫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遷往延陵季子之左袒而還封也隱痛深矣而季子竟享年百餘歲世傳以爲仙豈惟民哉長松古柏凌風霜歷千歲而色不改膏液之餘且化而爲苓凝而爲珀服之者可以長年繆之世德如此母之賢如此而遭逢迺如彼是其數必有畸焉寧知天不假以季子之年有待於伯子之榮進乎又寧知伯仲之後人不有如松柏之茂爲苓爲珀者乎追惟吾友維山抱負董賈之才淬厲倪匡之志庠午冬當與計吏偕矣蘭膏繼晷務成其名力且頓有寬之者先生謝曰慈親之壽忽如過隙枯魚銜索不嘉幾何吾於此日誠慕其祿而輕其身嗟夫此其志誠可憫也天胡不祿而捐其生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此非遭命也夫母今氣渥而體強齒雖耄矣而視聽不衰或孝誠之所致也嘻子也殤彭也壽穀也食難也收於古爲然吾惡能知其辨哉和之以天倪而因之以彞延斯可以振於無窮矣道山先生聞之迥然似有喜也又答焉如有失焉起謝曰請持是說以慰母心

管子書序

趙用賢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  
爲八十六篇今亾十篇近世所傳徃徃淆亂至不可讀  
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  
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糺錯乃爲正其脫  
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  
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于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  
其事羞稱于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爲權謀功利學者  
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  
莫備于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何者方



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後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于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于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于干戈謀臣營士兢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于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于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

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于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于周官以通其變今考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五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旦及于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于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三淮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于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于善伸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

夷易而作民于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  
吾欲平卒伍脩甲兵而大國亦將脩之吾有攻伐之器  
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  
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  
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  
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  
踰時而國且飽于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  
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  
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  
故兵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于周公之意則可

而謂其法之盡詭于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  
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  
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  
霸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  
之輕于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  
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  
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  
不盡倣于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優魚鹽之利  
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強名于列  
國仲特因齊之故而脩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

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  
變而入于誇詐之習其未極于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  
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  
受惡名于秦而仲之政飭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  
不可謂無窺于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  
故雖吾夫子亦且大且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  
于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脩政立事之原而徒  
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  
明于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畧于篇首  
云

韓非子書序

趙用賢

余讀韓非子書蓋喟然而嘆曰世道之趨于權譎也君  
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押闖抵巇之說也其至  
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旣熄諸侯各競于詐力而列國之  
士各騁其機畧辨數以務尊安其國而榮顯其身當春  
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  
馳詞執禮往往相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  
猶先生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橫之說  
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合之利則匿其  
恐愒之迹雖其揣摩馳騫務出于其詭而要之陳形勢

之便利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立故當時之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批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于天下蓋稍蠶食而及于始皇之身關東諸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讐諸侯而快其志非訐激其辭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關遊士之口故于秦之說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亾其身余于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與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爲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用其所學非固以量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制恣睢上以塞聰揜明而下以拂世揜俗非之智又足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至威而非則曰當途之臣擅勢而環其私斯方以遏黨與絕異趨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乘賢而劫其君當人臣憂歿之不暇而虞其有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臣之一詞同軌于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是皆斯之所醞釀鬱積以基亾秦之禍而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所甚忌而歿不旋踵也昔者范雎羈旅入秦一言而合繼踵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所願得與同遊者其才出雎遠甚而卒不免僂辱爲天下笑者雎當秦之益親猶數年而始

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疑而讒邪不得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千寵忌前之心挾狼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于說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史公蓋悲非之爲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余以爲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甚悖是其所以歿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一中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書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蠹而覈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余以爲彼其盡絀聖賢之旨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爲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亾和王姦劫說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次無闕

梵網經序

趙用賢

梵網經者如來所說尸波羅蜜令一切衆生斷諸惡趣  
遠離苦域而成正覺也謂之梵網者以大梵天網羅幢  
孔如無量世界一一差別如來法門亦復如是無量如  
是差別此尸波羅蜜於無量差別法中猶一幢孔也於  
此尸波羅蜜中復有所謂波羅夷以至滅諍八法則又  
一尸波羅蜜之差別也自八法展而爲八萬四千律儀  
則又八法中之差別也故舉一尸波羅蜜而其差別更  
僕未易數况無量法哉此如來功德之所以不可量也  
學焉者而事以求之則千劫蹙蹙於威儀萬劫踉跄於

細行烏能盡諸而法不然也竟一法而無量法皆竟也而有所未竟者一亦未竟也試卽夫波羅夷之殺戒言之殺業斷而殺緣未斷不可謂竟也殺緣斷而殺因未斷不可謂竟也殺因者非必殺之機作於心也心有所任卽殺因也心有所任則必有所取有所拂取則以每以狗拂則以疾以伎每疾狗伎之緣作而殺業紛然矣故心有所任卽殺因也自因而之業猶自火而燄燎因具而業未成猶之火然而燎未及物不可謂無燎也是以殺因不亾則雖嚴踰鶯珠堅踰盜艸殺戒未爲竟也欲竟夫殺戒者必離於任任離而殺之因亾亦無因亾

解乃至寂滅不入寂滅境如是則一無所任一無所任求殺戒者不可得何有殺因也故一無所任而殺戒始竟矣一無所任非直殺戒竟尸波羅蜜無不竟也於檀無所不檀也於忍無所不忍也任斯懈無任則常精進也若沉若掉皆任之爲禪那病也無任則語默皆禪也有愚任也有障亦任也般若所由隱也無任則塵塵般若也究而論之無量煩惱皆以有所任而生無所任而度度無量煩惱卽無量白法也非無任則一殺戒不能竟能無任而竟一殺戒無量法無不竟苦域以離而正覺以成矣一佛之一法如是佛佛無量法亦如是我釋

迦如來於蓮華臺藏說是經時千華環布華現千百億  
國國現一釋迦各同誦此經度微塵衆菩薩成正覺卽  
斯義也故此尸波羅蜜指之爲無量差別法之一幢孔  
可也指之爲無量差別法之全幢亦可也知無量而不  
知其一未知夫無量也知一而不知其無量未知夫一  
也知無量之爲一入如來法流無馳河之困矣知一之  
爲無量遊普賢行海得隨風之安矣界公居東林寺以  
此經世所行本與藏卷校文多舛乃爲難訛正疑且鳩  
諸淨信將梓以傳謀及余余因問戒之本公爲余言若  
此余灑然自快知竟一法爲竟無量法也時曇鸞菩薩  
以八戒範世咸傳區中其教至矣而蔽蒙之民以菩薩  
之爲天下此其土苴嗟乎此猶未窺夫戒之轍迹而况  
其真乎聖無古今其教一也真丹此日之戒卽覺樹昔  
日之戒也如循界公之言則人能於是八戒竟其一而  
可入聖位矣胡士苴也遂請公合梓八戒并次所聞於  
簡末期覽焉者皆灑然自快如余獲聞於界公者云



重修世譜序

錢岱

粵吾錢隸海虞譜凡四輯矣始柳溪公竹深公追宋光祿端仁爲始祖次友蘭公次虛庵公皆祖武肅而宗之僖而武肅以前直付之烏有嗟嗟不祖武肅則已武肅前莫可鏡則亦已而武肅大宗譜文僖慶系譜臚然具列烏得祖武肅而逸武肅之所祖者按大宗慶系謂吾錢出自少典衍于彭錢至周文王之師乎公而始受姓至漢富春侯讓公而始居江東七十餘世之間煥若指掌矣逮乎武肅以降迄忠懿歸宋爲汴人五世而榮國公忱隨高宗而南爲台人又五世邁守通州長子千一

海虞文苑 卷之十五  
公元孫從焉會宋帝航海元兵塞路而邁且卒千一公  
旁皇海上不能歸台迺涉江僑居海虞之奚浦始爲虞  
人而五弟思孫憲孫奕孫文孫詒孫固在台也今台譜  
逸元孫歸虞之蹟而海虞譜不知有五弟亦復逸思孫  
等名彼此遍訛可供一矧甚則訛千一渡江爲南渡夫  
榮國至千一懸五世歷年百五十豈容亥豕魯魚一至  
是耶此宗祖之湮沒倒置所當亟爲表揚而釐正也者  
至子姓之綿遠無論若虎林若嘉禾若嚴陵若四明會  
稽若西江若雲若宛若鄞靡得而次卽吾虞之星羅棋  
布于奚浦祿園仲橋慶安間者以數千計婚喪燕會不

識面孔相陵相軋寢失家風則亦所當亟爲統宗而萃  
渙也者岱抱斯痛日夕蒿心歸田以來蒐遺文訪故老  
得十之五會五卿弟長新昌覓新昌宗譜見貽睹所未  
睹得十之七歲甲午過武林渡錢塘訪會稽宗長諱之  
選者盡出其國冊家乘面相參伍始獲縱目大全而向  
所沿訛襲謬畜疑滋戚而未釋者一旦會心而滿志爰  
得遡少典接武肅上下數千禩根枝瓜瓞圖籍衣冠忠  
孝賢豪文章德業犁然具備此豈盡岱對越之忱昭格  
先王先公亦先王先公在天之靈駿惠後人而令後人  
得源源本本則詎惟岱之拜賜千億子孫實式有光或

猶謂少典彭綏若夢若覺此何以徵顧生非空桑林林  
 總總何莫非神明之胄軒轅二十五宗為天下氏族之  
 祖即宋歐陽譜祖高陽蘇譜祖帝嚳何嘗以遙遙而逸  
 之矧岱之祖少典非岱祖之也武肅祖之也亦非武肅  
 祖之也武肅之祖祖之也唐貞觀初詔天下貢氏族揚  
 威將軍元脩錄譜上之弘聖王沛又嘗手錄先系貽之  
 武肅則武肅之前固未嘗乏譜至武肅闢土奠業記室  
 若羅昭諫輩又多聞雲集其所詮次豈漫無憑者岱于  
 是宗大宗慶系譜而入少典迄尚父尋譜之源也宗台  
 州會稽譜而訂武肅迄千一正譜之訛也宗柳溪竹深  
 友蘭虛庵四譜而前入所未備後續所未收廣譜之遺  
 也十五越歲而卒業敬付之剞劂氏俾吾錢家藏一秩  
 盡睹古先而興起云嗟嗟學者淫蒐僻索至譚天雕龍  
 而問身之所自來茫無以應問古先亦不知何人而漸  
 滅盛美艾斬先澤亦無為貴學矣且令膚敏之輩不聞  
 古先甚者生不肖之心而醜其家譽又何以對在廟而  
 慰在天嗟嗟岱無能加于家譽矣凡後吾錢者儀刑在  
 望毋虞隕墜斯獲予心哉斯獲予心哉

海虞文苑卷之十六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序

指月錄序

瞿汝稷

嵇叔夜好鍛阮遙集好蠟筱當其意之所適視世之他  
好雜陳於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第無二子之僻者  
皆能喻鍛與屐無足尚交嗤其失所好已而以二子之  
才之美方其跌宕鑪鞴婆娑火蠟之間雖窮極要眇以  
開之使勿好有嗑然而笑耳終不為之移已及其既喻  
則天地此鑪鞴也萬有此火蠟也孰足控搏孰足容與

程伯子浮雲堯舜之業以玩物喪志目輯錄五經語者  
意不若是乎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而卑屐君屐而隸  
鍛不亦過乎予垂髫則好讀竺墳尤好宗門家言及歲  
乙亥夏侍管師東溟先生於郡之竹堂寺幸以焦芽與  
霑甘露開蔽良多旣而師則朝徹蟬蛻五宗掩耳不欲  
復聞予則沉酣於是恒語向輩聖人六藝之精蘊諸所  
訓詁非讀竺墳不能得其真生於萬物之中而得爲人  
人而男男而知讀書於書知竺墳於竺墳知宗門是猶  
穀乳而得雪山之牛復能得酪於乳得生酥於酪而熟  
酥而醍醐哉雖有他好吾不移矣此正予跌宕鑪鞴婆

娑火蠟時語也於是在架之書率多宗門家言每讀之  
如一瓶一鉢從諸耆宿於長林深壑雖人間世波濤際  
天埃壒蔽日予枕席此如握靈犀得辟塵分流之妙彼  
淳漓堀堞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輒手錄之當點筆意適  
雖珪組見逼必謝之兒穉牽挽必謝之寒暑之薄肌骨  
飢渴之迫臟腑有不暇顧肯復移意他好之雜陳耶僻  
而至是奚必人嗤予固自嗤矣至乙未積錄有三十二  
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誤賞焉孟起遂爲錄二本會有  
黃州之役過故里嚴道澈至齋中亦誤賞焉遂以孟起  
本遺之道澈遽欲授梓予笑曰此予嵇氏之鍛阮氏之

海虞文苑 卷之六  
屐也凡所云意適者皆鳩毒也道之所以塞也予既已  
喻其僻矣子乃欲使有目者共嗤其僻耶堅止之逮辛  
丑子自昭武乞骸骨歸澈欲梓此意益堅且曰子謂此  
爲僻子則謂然然可以已衆僻古之人不云乎惟楔出  
楔至爲發願偈率其弟姪若子梓行之子旣不能止遂  
不敢藏其僻爲次第緣起於其端題之曰水月齋指月  
錄水月幻也而云指月果有如盤山所云心月孤懸光  
吞萬象者乎吾不可得而知也其質之鑪鑪火蠟

送道夫陳先生典學鄱陽序

瞿汝稷

道夫陳子也而離經則能折五鹿之角矣逮冠重席解  
頤之英爭下焉咸謂道夫第未當識者藉而當也金華  
石渠可坐致者顧屢試屢躓歲某某其文兩已遊于楮  
文之彀中而卒以數竒擯壬午貢于鄉 廷對首出天  
下士法當除愛道夫者計道夫久約必後豐強之就虎  
闈意庶得一當識者也已南試于西北試于子卒無當  
也羈旅廓落因就除除鄱之司訓鄱地磽而隘職方之  
籍稱下諸愛道夫者相感頰而道夫邴邴乎自適也道  
夫之在鄉黨寡所與而獨與無辱蔡子道澈嚴子暨汝

稷善蓬蒿徑中外是二三子無餘武也旦夕相靡以信  
相忠以言期覺以爲室德以爲輿出入翔息以善其生  
及道夫之除鄙汝稷方縻跡樞府時相往來間過稷曰  
人憂吾遇之塞而不知憂吾之無以教也子其有以語  
我我奚以爲教哉稷曰子亦率子之素耳夫教奚事爲  
之哉山之雲不爲莽而莽矣水之雲不爲鱗而鱗矣未  
有積于此而不感于彼者也未有無乎此而能著于彼  
者也今子之孝南咳白華之心也子之弟易衣同被之  
風也非型弗出于口非軌弗撰其轡不自以賢賢于今  
而恒媿有遜于古儻侗一世而不憂曳縱而歌警乎其

不可圍■夸得而采榮以陽爲充鮮衣怒馬以過子者  
率廢然以反不能倣子所美子又不自滿假旦夕迷陽  
是懼謂盍誕先登于岸哉率子之素鄙之士有餘師矣  
矣事爲教且教而爲之者吾未見其能化卽化淺矣彼  
扣角而溫風回艸木榮是爲之者也扣息而化謝矣若  
夫杓之貞于孟暉也甲拆沍融物熙熙而化不可勝數  
是豈爲之哉亦率其素而不息已耳子而以子之素端  
已于鄙陽不猶杓之貞于孟暉乎鄙之士苞平露含屈  
軼之華者不藉子而甲拆乎內有所獲外有所捷鞿羈  
而不得達者不藉子而沍融乎造物者能使子不獲當

于識者而困于詎能過于之素而使士無化于子乎士  
之化于子者且林林而起以子之素而化施于天下未  
可知也基是子卽期逃于識者而不得矣雖然此猶有  
所待是世所謂識者非吾與子所謂識者也是惟能識  
子之末而朱丹子藪云耳吾與子亦奚斬于是是是吾  
與子雀蚊過目者也夫豪傑之士自審而得則前吾而  
伯皇粟陸後吾而劫石之旣四海之內八殞之外凡同  
吾得者靡不合目而視合趾而行跡歧而神一如以水  
投水不可復分語識之至莫尚焉循是而索子之素俛  
仰宇宙諸豪傑之士盡子之識也世直未知而愍子之  
無當也耶行矣子葆其素教固不克遇固不獲道夫曰  
善命書于幃而載之行



海虞文苑

經傳類編序

代邑博

鄧廷薦

常熟先賢子游氏闕里也流芳遺躅久而彌光以故膠  
 宮之士多博碩不佞適傳其中嘗進諸士而論之曰聖  
 門七十子文學不乏子游爾曹其復有上渢菁華嗣續  
 文學者乎夫道之燦然方冊者為文博物而洽聞之之  
 謂學當子游時典謨風雅卦錄丘索諸籍具在當亦勤  
 効三絕并苞萬殊而後克成文學云耳今而曹顙顙一  
 經旁睨他書無異生客祗貽伏臘金根之誦又烏半稱  
 文學哉諸士聞之矍然曰謹受教會不佞脩胡毋生言  
 講帷中有張生者質對多所汎涉意其非顙顙者流居

無何獲觀其所輯經傳類編益信夫生之博雅有得於文學之遺而指南秣圃者功至殷也夫經日月也江海也傳列星也九河也諸子百家是亦經傳之餘又燭火也支流也然總之熒熒汨汨莫可廢也第俗學困於繩墨限於欲速故披閱者多漏卮而佔嗶者有逸矢張生囊螢淬志亾羊苦心特爲區分彙粹聯絡輻輳頓令微言奧旨畢獻睫前真諦玄詮鱗次九右譬之開玉府於荆山而和璧種種啟珠淵於合浦而夜光累累豈非昭代一特觀乎儻諸士能藉手是編直探微妙得魚忘筌則文學之楨本也語云嘗一臠飫一味習一家掇一燬茲數類編中詞有清者伯夷古也詞有華者毛嬙姣也詞有雄者嫫姚桀也詞有郁者計然富也詞有勁者荆卿敢也以此輔錯落於舌鋒可以折五鹿之角以此翼縱橫於筆陣可以空萬馬之羣擅詞場掇巍科率繇是編羔雉之矣張生素好古篤志力行雖蘊奇未偶而文籍自娛怡如也鄉邦雅重其操履博洽特其緒餘耳書林翁氏慕是編固請壽梓以公諸天下不佞曰善因爲一言以弁其端云

吾師玄洲張先生輯類編成屬鑿校而刻之行世久矣會書賈翁氏貧而鬻其板里中某竊易已名噫嘻

齊丘竊化書爲千古笑端今復見之耶先生敦倫尚  
義著述種種並足傳世豈以一編重然其實不可沒  
也偶閱臺山翁代邑博序文有感漫識戊申長至日  
麟武鏊跋於井月齋

敘經言枝指

陳禹謨

莊生之言曰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顧人知有用之  
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者可與譚枝指矣我  
國朝以明經分科掄士而槩論之四籍四籍固士人  
鵠也蓋靡不注精而祈中焉其以英妙脫穎者毋論若  
遲解晚達之夫不卽影纓魏闕豎立尺寸而惟是兀然  
墨守靡所寄托以自見於世則胡取矻矻窮經爲第余  
識苦偏管不克矧爲一家言姑退而證徃志每得一則  
當四籍者輒丹鉛而標識之彙而成編命曰經言枝指  
嘗持詣白下猗園焦太史深見賞識且曰盍板而行諸

海虞文苑 卷之十一  
余曰不該不偏此余未卒業之書也願有待焉既度之者又數年乙未罷公車歸則悉出度中藏理之益入者不啻十之七乃屬剗削氏享帝緘石誠不自嗤其陋也夫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四籍之有註脚支矣又胡假於是編枝指所繇命歟抑程正叔有云吾儕無功澤及人徒浪焉忼激歲月政恐作天地間一蠹惟是綴緝先聖人遺書庶幾有稽信斯言也是編倘亦有無用之用乎凡五種 一曰漢詁纂 蓋聞三王祭川必先河後海而藉譚數典忘祖春秋譏焉何者重循本也自朱傳列於學官博士家爭囁談誦之而漢儒之註疏遂廢顧不

知註疏胡可廢也昔程泰之氏謂經文如水之源注則衍爲流派疏更舉而條列之令倫理得以疏通此註疏義也漢儒以此濬洙泗開濂洛功詎不多大哉最後紫陽不過闡而繹之而錯諸理豈其攘善爲尸名計乃後世用朱傳而至掩漢詁則幾乎沿流而忘其源矣得毋爲漢之鬼所擲揄且失紫陽意乎余自幼喜涉諸經疏每會心處輒劄記焉苦不得善本數以闕疑置之幸今上右文允儒臣請校刻十三經凡十一載始竣余從計偕購歸喜得刊誤而訂疑也遂出所劄記者益之強半而題曰漢詁纂以示循本云 二曰譚經苑 蓋聞

張羅待鳥其中鳥者一目耳因是而設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妄謂此譚經之切喻也夫譚經者中窾處政不在多卽片言可以居要因是而必欲哲經義於片言則疎矣今方內人習家持計無如四籍非見爲道義之淵海乎而僅僅括以紫陽氏一家言曰此足窮四籍之蘊也其與設一目之羅何異哉余不敏性頗嗜古人自經疏下至于史笏及百氏諸足鼓吹四籍羽翼紫陽者毋論往詰今獻悉博采而賅存焉題曰譚經苑詎敢謂設天網以羅之亦姑庶幾於一目中之云爾 三曰引經釋 蓋聞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殊何者誠會其致

一之源也六經之道同歸自昔人言之矣余觀四籍中若易若書若詩禮笏引曲証未易更僕數彼其意義科指夫有所合之也間有斷章取義者質之本傳或互異焉余特粹漢宋諸儒之解隨篇章次之卽訓詁家人自爲說辟之晉楚帶劍遞相詭反而余謂理初不二也爾雅不云乎九達謂之達夫道亦九達之達也學者誠反之致一之源則六通四辟無之非是錄義皇一畫逮子車七篇謂之心心心相印可矣果且有二乎哉述引經釋四曰人物槩 蓋聞宣尼云誦詩讀書與古人期錄斯以觀乃知古之學者鑒古自證非徒誦說之爲兢兢

矣孟氏不云不知其人可乎姑舉四籍論聖詰狂愚眇分臚列豈非往事得失之林哉而童習白紛求所謂知其人者殆鮮余甚恫焉嘗漁獵百氏諸名隸四籍者稍錄之簡端善敗在前休懼在後冥覽人心盤盪非遠乃次第因之篇章重解經且便叅稽也中不敢馮臆見漫雌黃揣非任也命曰人物槩志畧也蓋業有詳之者矣 五曰名物攷 蓋聞儒者冠負知天履方知地自非理絕區中事出天外疇非學人所當殫見而洽聞者顧六合綿邈庶類殷充有方之識各期所見卽四籍中如明聖之述作帝王之經綸今昔之典故上之象緯下之淵岳微之飛虛躡實踐行喙息之類豈不犁然具也試本厥所元或多懵如矣嗚呼名物迹也有所以迹者存一物不知古人恥之忘其以格物之學或有當於識心而踐戴中所命爲儒者固不可以鈔聞淺見自安於篤陋哉於是乎有名物攷

琴譜彙序

嚴澂

自古樂湮而琴不傳所傳者聲而已今之聲五音固自諧而求之於文無當也自三百篇而下凡可歌詠者孰非文而求之於今之聲無當也故曰不傳然琴之妙發於性鬻通於政術感人動物分剛柔而辨興替又不盡在文而在聲何者試使人誦詩雄者未必指髮而肅者未必歛容惟鼓琴則宮角分而清和別鬱勃宣而德意通慾爲之平躁爲之釋蓋聲音之道微妙圓通本於文而不盡於文聲固精於文也然則謂琴之道未嘗不傳亦可吾獨怪近世一二俗工取古文辭用一字當一聲

而謂能聲又取古曲隨一聲當一字屬成里語而謂能文噫古樂然乎哉蓋一字也曼聲而歌之則五音殆幾乎偏故古樂聲一字而鼓不知其凡幾而欲聲字相當有是理乎適爲知音者捧腹耳子邑名琴川能琴者不少胥刻意於聲而不敢牽合附會於文故其聲多博大和平具輕重疾徐之節卽工拙不齊要與俗工之卑瑣靡靡者懸殊予遊京師遇太韶沈君稱一時琴師之冠氣調與琴川諸士合而博雅過之予因以沈之長輔琴川之遺亦以琴川之長輔沈之遺而琴川諸社友遂與沈作神交一時琴道大振盡奧妙杼鬱滯上下纍應低昂相錯更唱迭和隨興致妍奏洞天而儼霓旌絳節之觀調溪山而生寂歷幽人之想撫長清而發風疎木勁之思鼓塗山而覲玉帛冠裳之會美瀟湘則天光雲影容與徘徊遊夢蝶則神化希微出無入有至若高山意到鬱律岡崇流水情深瀾漫波逝以斯言樂奚讓古人又奚必強合以不經之文浪誚爲無本之聲哉予每靜而聽之輒怡然忘倦自以爲遊世義皇甲辰歲予祗役邵武夏三年歸而社友之譜成矣予謂諸社友曰是足嘉惠將來若夫循聲合文以進於古之樂則俟有道者



序從兄柱峰封公嫂李宜人雙壽

錢世揚

贅偶子曰余讀從姪五卿所著兩大人乞言狀而有慨焉夫封奉直大夫柱峰公者於余爲五從兄弟而其年則八十高矣當奉直公之少也與余先君子及仲叔並居浦上並起家麟經思取青媿白以亢厥宗迺先君子及仲叔後先獲雋去而奉直公之爲諸生猶故也亾何先君子釋褐甫一載年未及三十奄然仙化而奉直公歸然大耄齒鯢背鮐其健履善飯猶故也是奉直公之於名畜而於壽豐也然奉直公竟以五卿貴兩邀天子制玄冕治服比於縉紳是奉直公之於壽豐而於名

未嘗裔也余少亦與五卿並起家麟經以文聞迺五卿  
通籍三十年而余之爲諸生猶故也是先君子之有子  
不若奉直公之有子也夫以先君子及余所遭際俱值  
其奇而奉直公父子歟居其羸人生脩短窮通何翺天  
壤哉是余所爲咨咨慨者也抑奉直公父子所居之羸  
微歟余萬不逮也諸二三兄弟少與五卿旦夕共筆硯  
者李伯樗有子楊廷立有子而孩而未獲雋也陳錫玄  
陳敬夫獲雋矣而未育子也且其兩大人一存者也  
五卿獲雋矣有子矣而旣貴之親且具慶一堂也是奉  
直公父子所居之羸諸二三兄弟弗逮也以余耳目所  
睹記鄉先生婦而其親猶大年者爲文靖嚴公其次爲  
莊靖陳公而莊靖之母弗逮養也人子乘時自豎獲鼎  
釜以榮其親旣以祿養何論榮甲子輿氏謂父母俱存  
卽南面王樂亾以易此况又壽豈弗祿洩洩融融稱奇  
邁乎哉吾宗昔有友蘭公年九十其子烏程公年七十  
一時並壽里中豔之迄今爲媿譚而友蘭公蓋奉直公  
從伯父也卽以世壽稱海上繼自今引於亾疆疇能亾  
之豈余錢故錢籓氏之苗裔必復其始乎余謂奉直公  
暨李宜人之年天祐之矣五卿曰异哉吾父母所邁之  
奇信如叔氏言是吾父母之純衷懿德淑而必昌而達

道幸而承之者也請授簡迺次其說命兒謙益作歌歌  
之爲奉直公夫婦壽

虞山記序

錢世揚

余幼有勝情所至不輟遊而浮湛州里不獲如向子平  
禽子夏游履遍五岳以爲恨然邑之奕奕作鎮者曰虞  
山陟其巔北眺大海兩湖當其前滉漾若鏡而塊石幽  
澗布履棊列至艸木蓊翳霞蔚雲興蓋山川相映發澹  
蕩清嘉亦一方遊覽之名區也第山在吳北境往來者  
或艸而邑乘于往蹟多挂漏未收弔古者不亾缺焉之  
慨余友張君選卿清貞有遠操時時寄情煙霞雲水間  
居恒謂吾意欲周迴宇內而茲山在杖屨中罔所攷覽  
何論其他迺博採簡冊所志耳目所睹聞詮次爲記前

繪以圖而騷人墨卿高言盛藻附于末而成編余愛而  
讀之蓋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翩翩乎敘事之選也  
夫文生于情者也情之所鍾而後有境境之所會而後  
有文許玄度性好佳山水而謝幼輿嘗云一丘一壑自  
謂過之藉令有所論著能無以其有之者似之也選卿  
少有雋才鼓篋游膠庠清芬蔚然猶精軒岐言他醫告  
術窮得選卿一刀圭輟起其所記虞山選義考辭微微  
溢目蓋脩遠恬夷之致內足于懷津津乎其言之矣昔  
宗少文好遊嘗圖其所編睹者曰吾澄懷觀道庶幾臥  
而遊也選卿繪圖象形而識之以記讀之奚翊臥遊哉  
且其垂文揚采藻思綺合大勝李文叔洛陽諸記夫洛  
陽之園得文叔而千載若新安知選卿之記出而茲山  
之表于一方者不遂與神山巨鎮並不朽于震旦也余  
不敏每欲搦管未逮而選卿實先之遂不辭而爲之序

常熟文獻志序

管一德

吾吳自魯成公世始通中華而常熟文獻之傳則已肇于三代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父子相繼爲賢相商道復興而其後虞仲來游使天下後世曉然有味乎君臣父子兄弟之倫子游北學而天地文明之氣益廓大而章施之然則開吾吳者常熟也而開常熟者文獻也歷兩漢六朝三唐兩宋以逮勝國罕有聞人文獻稍稍詘焉于是青島家言始有謂虞山重濁琴河湮塞故其人多溫臙而寡才節余不佞則居恒歎詫曰夫夫遠稽漢唐宋而近忘我明乎夫漢唐宋

吾無論明興以來其世治亂人忠邪可指數也獨高  
皇帝芟刈羣雄而我常熟柔脆不與于武功耳自是以  
後一變而文皇之靖難則黃鉞自溺于琴河再變而  
英廟之北狩則程式殉難于土木再變而逆瑾亂于  
朝羣盜亂于野則蔣欽歿諫唐天恩歿守他如立朝則  
李文安嚴文靖之正直忠厚陳莊靖趙用賢之耿介剛  
毅奉使則張洪東入扶桑南窮緬甸言路則陳察上批  
逆鱗下繩墨吏廉介則魚侃餽粥不給義俠則王鼎爲  
友復仇藝苑則吳文恪之詳明瞿文懿之爾雅桑悅之  
宏放楊儀之瞻麗丁奉之淹洽邵圭潔之古練孫樓之

警敏俱能潤色虞山增深琴水庶可以追巫公跡虞仲  
而俎豆言氏之殉以至近世脩文礪行之屬尤不可殫  
記然則常熟之文獻幾塞而重開者又自我明也吾不  
敢謂青島家言是也邇者邑乘蕪孰垂且百年廢先民  
盛德不載滅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非後歿者之責歟  
而秉筆之士相諉相推夫孟堅漢書大家可續董狐直  
筆執簡可書譬之一夫舉鼎負而趨耳謀及萬人又謀  
及寄徑之途舉將何日乎余故貧且賤今亦俛仰老矣  
進不敢望二巫之相業退不敢望子游之文學而尚友  
一念若自天成迺并包諸乘羅網舊聞僭爲纂輯有善

海虞志卷之六  
必書間有負俗之累者亦書甲是乙非者兩書唯裨官  
小說與夫後進譏彈之口則闕而不書不曲意雌黃亦  
不巧作塗飾蓋垂成而故宦子孫有以金幣嘗余者余  
笑謂魏收求金陳壽求米千古譚之猶爲嘔穢而顧以  
嘗披羊裘生君不知故人矣其人亦笑而去蓋分夏分  
漏凡六閱月而後成二百四十年文物衣冠燦然臚列  
藏之虞山傳之通邑大都雖不敢曰狐史庶幾不爲穢  
史乎題曰皇明文獻志不及明以前者前志已備不必  
復煩刪潤也先文獻者其說在義例中大都科第獨詳  
而名宦人物詩賦紀載以至山孫隱逸專門圭竇之善  
并而載之凡得十有六卷

送會稽令翁兆和服闋赴京補任序

管一德

翁公兆和于五昆季中年齒最後而其脫穎也最先猶馬氏之白眉也抑不特最于家而已也蓋嘗一任鄒平以調繁去鄒平之士若民狂走若失再任會稽以外艱去會稽之士若民復狂走若失其治行最于齊最于越始公之徒跣而歸爲人後也已而還顧其所自生則生親湯藥歿親含殮彼此兩無憾而不匱之孝伸吾吳之俗士大夫營家急于營國其舍人子蹒蹒籍籍恣睢慄悍以患苦其枌榆公四年讀禮澹漠如也舍人子重足歛跡廩廩如也自是月旦清而尸祝衆若忘其爲穎川



渤海之長而樂其爲仲弓爲彥方者其長厚且最于鄉  
今年秋兩制俱闕行且赴長安而頰就及瓜之格邑之  
士若民亦復狂走若失相與歔歔而言曰予今倚南山  
而坐平原惟高陽主人是賴而去我何蚤也余應之曰  
而以爲蚤而安知夫雲中之無袴猶以爲莫也天下狠  
戾莫如齊紆宄莫如越自東事起而輻輳莫如兵餉自  
礦稅起而矍陽莫如中涓公徐理其亂繩而急斥其敗  
羣始如伏湛之于平原而民不徙旣如西門豹之于鄴  
而民不煽又旣如吳宥之于龍泉而民不擾固已若然  
嚮然矣蓋又四年所而公躊躇愈滿技經肯綮之愈嘗

三年之後目無全牛數節之下解于迎刃天下之重  
得公不啻鄒平會稽之重于失公也公何可須臾待也  
古人先親親而後仁民亦未嘗徇一鄉而忘天下天下  
北走齊而南走越川陸異形舟車異宜文質異尚公旣  
以實心實政疾徐甘苦于其間能使軍興之督促開採  
之騷屑不煩而就吾約束而又何靳于他方宋郭奉世  
兼治永新泰和而楊時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方皆稱  
循吏無他治如永新則泰和無不理治如瀏陽則餘杭  
蕭山無不理也公以治鄒平者治會稽卽以治會稽者  
治他方而又以三載之躊躇者批郤而導窾是必且最

于天下是公之重于得民亦不啻天下之重于得公也  
公又何可須臾待哉公聞之逡巡謝曰余愚夫官怠于  
宦成而名損于治郡得子言何敢不自勉遂戒行望長  
安去也

賀邑侯趙太室建公門序

顧雲鴻

蓋海虞縣治前舊爲大麗譙高且數仞置貢庸其上以  
嚴夏而道其下爲公門焉俯瞰堂室如列几矣不佞自  
提抱時從父老觀于公則聞父老尤斯譙也曰術有五  
虛而是首虧之其占爲貧耗法不利于邑匪其君惟其  
士民不佞懷之四十年于今卽無論往者寧是四十年  
之間縣大夫晷夕出入焉士縉紳先生旅進旅退者冠  
蓋相望于其下而迄不上聞聞焉而愬以士民之不利  
爲秦越夫亦實維爰書稅課之煩日不暇給不則會計  
其改爲之費無所取材不則其蒞治日淺者重以刑舉

駭民視聽其久者又有傳舍其廨之心旦莫庶幾解去  
舉皆曰無動爲大耳噫又何怪其四十年焉而憇以士  
民所不利爲秦越也南昌趙公以文無害自廬江改令  
虞下車首立堂規以飭吏治明法紀以綏民生百姓欣  
欣人思愛始父老則或以公門爲請而公弗許也曰易  
所謂鞶用黃牛者此時哉日益務討其蠹缺求其便利  
而次第布之勸課耕桑教戎多士申明鄉約訓練農兵  
調停繇役清覈冊獎勘恤災傷均平買賣禁止侵暴諸  
所沿革建置以噢休其民者甚備三年境內大和訟間  
民安盜賊衰止公因得以其游刃之餘發揚山川之淑

秀表章往獻之幽懿百廢具興赫有成績乃屬其耆耄  
而告之曰吾今則可以有事于門矣夫禮天子魏闕諸  
侯臺門故周立皋應歌列大雅魯設兩觀譏載公羊今  
以一邑之治而高厥閭闔截薛霄霓以疑于象魏余雖  
于是出入余實馭焉余將撤其層構改而從于形家之  
言以自傳詩人之義百姓聞命而喜可知也則公前是  
已經紀其工食資用之所出削檟署之因役于兵因糧  
于饒因財于羨不煩一民不費公私升斗粟而畚甫雲  
會鍛厲繼屬不日成之三門重階高卑得中華實適至  
樓其左方以奠鐘鼓朱鳥蒼龍迴旋映帶百姓扶老挈

幼踴躍快觀天應以明于皇來牟膏于霖霖多黍多稌  
兆于凝綏厥效亦旣遙著已余惟人情獨父母之于子  
爲之計長久則考卜其宅相聞有休咎則更之如有所  
不能免于懷也有事焉勞之子旣胥命焉如有所不忍  
出諸口也君之于民則已緩矣公豈不知前此數百年  
令虞者之藉口無動爲大其智足襲也又非不知君之  
三年者凡以爲士民計長久又不忍其目前之勞欲求  
所以無擾于公私算成而後發耳昔西門豹爲鄴發民  
治渠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

孫思我言每歎息于斯人今安得有爲民計永遠如是  
老噫孰與爲之計永遠又使無患苦于目前者哉蓋家  
第某爲余言公徃歲勘荒時身犯雨淖雖輿隸之所不  
至公必至焉每枵腹行數十里不得杯水父老言之皆  
爲流涕公之豈第慈厚發于至性天實篤之以祐兆庶  
者矣詩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夫門則于公何有哉

雲栖戒殺放生文序

顧雲鴻

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上古之世民未知衣食之原與禽獸混處盡力以相角幸而勝食其肉衣其皮不幸不勝糜其牙者亦不可數矣聖人既教民耕稼以爲之食織紵以爲之衣弧矢重門宮室以爲之衛民得免于禽獸之害而亦不復藉乎禽獸之利聖人常不忘與之並育而不傷故龍蛇至變悍也虎豹犀象至猛暴也禹與周公不過驅而放之遠之而已不盡其類而殲之也聖人之意蓋常主于不殺而民之習于禽獸之利害者以爲殺則利不則害則未可以不殺令也于是

爲制禮以重之曰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必有故而殺殺者蓋寡矣曰諸侯不合圍大夫不揜羣伐一艸木非其時曰不孝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盛稱美以爲可以保民致王以是知聖人之意蓋常主于不殺也唯令以不殺之不得故爲禮以防其淫而世之淫于殺者因曰殺固儒先聖人之教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因俗行化導民不爭而曰獵較固出自孔子豈不悖哉蓋吾觀五代之亂寇賊聚人爲糧頭會以富升斗老羸者并骨春之如破糠覈掃皮押乳誇爲美

羹嬰兒無知貫擲爲戲至今譚者龜悸鳧搖肝腸痛楚而當時之人恬不知怪何罪何讎酷毒如此佛氏冤業報應之說當自不誣卽不然亦其人習于嗜殺如世人之習于宰屠耳今夫鳥獸失喪羣匹越日踰時反巡故鄉翔回鳴號躑躅踟躕而有人心者乃聽其宛轉砧几之上挑擲湯鑊之中曾不動色鳥獸之視今人何異今人之視亂寇乎嗚呼一飽何甘衆生何苦報應果信行遂及身卽使不然所習如斯惻隱安在亦可懼矣且夫居今之世與古之習于鳥獸之利害者遠不相侔今之所日事宰割者雞鶩魚蝦生之旣無害于人而其所戲

相踐撲者螻蟻蠱蛾殺之又無利于已夫人惟利害切身不可化誘耳非利非害習成殺機旣戕物生又傷我性嗚呼亦可止矣此聖人可以不殺令民之時佛氏應機闡教故曰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嗚呼聖人以禮立戒佛氏以戒維禮今人恣養以踰禮又借禮以毀戒亦殘賊縱肆甚矣夫破習莫如戒抃殺莫如生假如亂離被掠之民有大力者破其械係出之刀鼎還見親戚啼笑相持讚嘆懼喜何可勝道應歿之物放縱天淵復反林藪何異于此又有導師說法寇中開其慈心永不嗜殺投戈釋劍復見太平抑何善矣世人戒殺

普濟有情蠢蠕環飛物物得所豈非天地大生之德聖人一體之意乎嗚呼有人心者念拘執之苦思曠蕩之樂究報應之因通禮教之旨戒殺如赴殺放生如脫生庶不負雲栖老婆舌耳嗚呼戒放至易生歿至悲可不念哉可不念哉是編刻者夥矣克靖兄梓之尤精佛氏因果已具雲栖所陳余論其合于吾儒者如此

沈氏孝節世紀序

陳禹謨

世之爲人子爲人婦者甚無樂乎以孝節著也虞舜之底豫共姜之靡他皆處人倫之變以成令名非生人吉祥可願事也矧割股而傷生哀死而殉身于生物兩無當則又惡在其以孝節著耶第人有至性不容以死亡怵不可以憂戚移屹然于風靡波蕩中嶙然于滓垢塵埃外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良非眇小則寧任賢智之過興起子若婦于百世下哉怡靜沈公方年八歲時卽剖肝療母疾母愈而已不傷人謂孝感所致程朱兩節婦綺歲孀居並以貞淑而才撫孤成立皆所謂有至性而



沈氏文苑 卷之五  
死亡憂戚不入其中者也自勵君憫世澤之弗彰哀集  
諸名賢紀述及詠歌之嫺雅者彙爲帙名孝節世紀尋  
欲授劄劂以垂永永而問叙不佞不佞曩讀史傳至忠  
孝節義事必整襟莊誦擊節嘆賞凜若有生氣焉迨手  
自勵君所哀世紀而仰止可知已怡靜以純孝程宋以  
完節追踪昔賢模範百禩是皆可以鼓人心維世道而  
自勵急于表揚先德闡發幽貞亦並可嘉尚也者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則孝  
節所著寧直爲沈氏光哉遂不辭而爲之叙

刻兩晉南北合纂後序

增

錢爾光

家侍御汝瞻之田居也於子史稗雜下所不闕夫其所  
酷嗜而精研者惟子長以下諸人書最而諸書中尤唐  
太宗君臣之兩晉書及李延壽之南北史最至鉛槧數  
易帛編幾絕取獨斷而筆削之刪志而存紀傳也卽紀  
傳中又刪其人之無所短長者存其人矣又刪其事之  
無關法鑒者而語之蕪蔓猥瑣者且稍益以他書之藻  
采集翠成篇綴溢目令覽之者快然惟恐其盡非復  
嚮時兩家浮襍繁穢之文讀不欲竟者也題曰兩晉南  
北合纂梓而行之余不佞受而卒業焉而竊知家侍御

之寄懷遠矣今夫侍御公以瓌瑋之材早歲明經取高  
第一膺劇郡李官選入為侍御史兩按大藩埋輪攬轡  
風裁凜然當是時公方欲以用其所未盡者而駸駸筦  
樞要位台司功銘彝鼎卒為權豪所側目中含沙以歸  
於是計然之策七不獲竟施于世而且用之家也迺置  
身丘壑之中垂情松菊之徑高廊曲閣壁椽雕楹揜以  
綠蕙綴以朱英屏列靚粧之伎女座繞珠履之賓朋擊  
鍾鼎食呼盧長飲絲奮肉飛奕棋高枕故夫春林吐艷  
秋月揚輝梧竹風生樓臺雪集公未嘗不拍浮酒池中  
以澆其壘塊而磨其壯心也彼其風情韻致有不與六

朝諸子異世而合轍者邪則公之所為合慕也其所以  
寄懷遠也蓋用于世吾且為馳驅之太真而用之家則  
吾為沈冥之思曠矣用于世吾且為惜陰之士行而用  
之家則吾為慢游之康樂矣用于世吾且為仲寶之芙  
蓉而用之家則吾為元忠之藥果矣用于世吾且為茂  
先之推枰而用之家則吾為義潔之竟局矣用于世吾  
且為醒時決判之思遠而用之家則吾為解醒五斗之  
伯倫矣用于世吾且為西山拄頰之子猷而用之家則  
吾為北牕羲皇之元亮矣用于世吾且從道民之奢豪  
而用之家則吾精景豫之滋味矣用于世吾且列槐柳

之陸潘而用之家則吾結叔朗之盧魏矣用于世吾且  
畜東山之聲伎而用之家則吾造祖忻之蓮曲矣夫此  
數君子者卽顯晦殊跡而高情雅致不妨雙美顧侍御  
公以豐荒之穀玉而不得龍躍鳳鳴終爲伏鸞隱鵠其  
所以去彼取此也毋乃有幾微之不平介介于懷也乎  
余固知合纂之作也蓋侍御公之托寄遠也侍御公曰  
唯唯否否夙嗜二書不啻蘭英之適口第損益其辭焉  
以吾之餘瀝飲人而已矣子謂吾發憤而作如離騷呂  
覽之所爲也則豈其然乎不佞惶竦不復置對已侍御  
公曰吾終不弁髦若之言請書之末簡以示夫知我罪

我者

表忠錄序

陸化熙

忠義正氣爭光日月其人至能重一代矧在桑梓有不  
增輝而注瞻者乎余少從先君子過忠孝坊問坊胡以  
得名先君子爲言某忠某孝已而過唐忠臣祠指而示  
之曰是乃坊所爲名忠也是其人以辱邑抗劇寇瀕歿  
彌勵致親屬殉以身者七人方之張睢陽宦同壤也歿  
亦比烈余雖穉爲之竦然乃其時祠趾已蹙久而祠額  
且就湮矣邑令南昌趙公顧之興嗟請于直指何公鼎  
新廟貌屬其裔孫學聖守之一時士大夫靡不喟然嘆  
忠臣有靈非人所能泯滅也學聖乃謂此寔藉有鴻章

焉不泯之故既乞文翁太常樹碑祠側因輯贈祭 誥  
軒與名公之詩歌傳紀次之成秩以示予予爲掩卷思  
下德初年實惟閣註于內盜乘以註于外一時揆地省  
其靡然莫敢抗闕而蔣御史欽能錚錚再疏以死盜所  
至殘破致督臣縮朒用撫而挺身戰死者乃出一葉令  
二公皆虞人也其歿言歿守不同不均于我虞山川大  
有光哉當年 朝廷所以贈卹唐公視蔣公無大異若  
乃以坊以祠並擅忠名俛廢而卒以興則唐公所得多  
于蔣公矣今去唐公百餘年中土幸獲寧謐僅有狡焉  
一舍開竄三韓徵發半天下而當事弗克死敵乃其歿  
法則唐公之得此名豈偶然耶展卷讀竟不覺三嘆書  
而歸之

雲松巢集序

魏浣初

凡為詩文而不發乎情根極乎性命雖摘藻如春華其  
 味等嚼蠟有道者終懺之為綺語遜謝之以成其為文  
 士而已然反是而叩之乎寂寞未免情為格降性命為  
 理降不覺一種餒餽之氣板摺之態筆端舌本驅之而  
 不能去而還為詞賦家所厭兩者交譏若夫跡無破綻  
 技有神通以我轉詩文不受詩文轉無意於傳而傳乃  
 為天下妙者其惟得禪家之三昧乎可以豎起拂子探  
 取竿頭踢翻筋斗掀開窠臼粘情即情拈理即理而情  
 不落魔理不涉障見者但以為花之對鏡月之映川風

痕之過水鴻爪之踏雪云爾香山詹山並遊戲此中白  
之詩句句鍾情之至句句破情之癡晚年幾乎解脫而  
文則竊不逮焉惟蘇爲戒和尚後身又能化身爲百千  
萬億之東坡而無所不趣所以無所不絕吾邑嚴道徹  
先生見地超曠自待亦昂藏丈夫爲佳公子卽耻言王  
謝子弟爲良二千石卽又耻言宰官濂洛淵源曾與聞  
嫡派丹經玄文亦旣參柱下之微言授壺中之秘訣而  
痛惡鄉愿之悞人以名黃白之術悞人以死目爲兩種  
大盜有正席而問順風而請者第笑曰吾弗知吾弗知  
生平著脚似於禪雖老宿不能難也顧寧退而以學人

自居或呼之爲作家不學寒拾遇閭丘狀連叱饒舌亦  
第微笑其於世法也入鳥入獸應馬應牛上可陪玉皇  
下可陪乞兒故其於詩文亦然詩無問其爲漢魏爲唐  
爲宋元爲明文無問其似語錄似話頭似偈似街譚巷  
語而但取適我之興隨人之緣而止風流醞藉大都在  
白蘇之間先生得之於心也甚易如隨地而出之泉曰  
汨焉挹諸不涸之源而人欲得之於先生也亦甚易如  
中衢之尊斟飲而各望其腹士大夫山人求之應縉流  
羽客求之應鸞扇之嫗賣菜之傭皆可藉手立應嘗試  
之乎名山福地與人家之高堂素壁以至淫坊酒肆在

海虞文苑 卷之六  
三十一  
在有其染翰之蹟然不見先生之自著自嘲自揮自掃  
乎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五色者是先生筆何者是道徹  
會得時則是集也真可作自度度人金針寶筏觀會不  
得依舊鏡花水月風痕鴻爪去也



